禮記集解

禮記卷五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儒行第四十一 別錄屬通論

孔子爲魯哀公陳儒者之行也呂氏大臨曰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所當爲非以是自多而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誇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謂孔子言之殊可疑然考其言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爲儒矣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也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釋文與音餘少詩照反衣逢于旣反逢如字掖音亦長竹丈反冠章古亂反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
同疑爲儒服而問之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
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
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
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儒乃問其服孔氏曰
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反魯
哀公館之故衣冠異也呂氏大臨曰古者衣服之制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末世
上下僭亂至於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此衆所以謂之儒
服哀公所以發問也愚謂孔子之所服蓋深衣也孔子
見君不以朝服者諸侯大夫士皆夕深衣時哀公蓋服
深衣就見孔子故孔子亦服深衣以見之蓋不敢以有
加於君之服也時人尚簡易深衣之袂不復二尺二寸

故哀公見孔子之服疑其爲儒者之服有異於人也逢大也逢掖之衣卽深衣也深衣之袂其當掖者二尺二寸至袪而漸殺故曰逢掖之衣孔子少衣逢掖之衣則童子之衣爲深衣之制於此可見矣章甫殷元冠之名宋人冠之所謂脩其禮物也孔子旣長居宋而冠冠禮始冠緇布冠旣冠而冠章甫因其俗也君子貴乎學問之廣博其衣服則但隨其鄉俗而不求異於人也孔子不欲直言哀公之服之失但言己之所服者乃鄉俗之舊法非儒服之特異旣以見當時深衣之失其制而儒者之異於人不在衣服亦可見矣故哀公因之遂問儒行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釋文行下孟反數色主反更古衡反一加孟反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愚謂哀公聞孔子之言知儒者之所以異於人者不在服故進而問其行也僕侍御之人若夏官大僕小臣之屬也言儒者之行遽數之則不能盡其事盡數之乃當久留至於僕侍之人怠倦而更代猶未可盡極言儒行之廣博而深厚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釋文强居兩反

鄭氏曰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愚謂侍侍坐也哀公在阼階上西向孔子侍蓋負東房而南向與珍玉也席筵也待聘謂待諸侯

聘問之事而用之也此以玉之待聘喻君子之待問待舉待取也儒者之强學所以自致其知非爲君之來問也而自可以待問儒者之懷忠信所以自立其本非爲君之舉我也而自可以待舉儒者之力行所以自盡其道非爲君之取我也而自可以待取猶玉之在席上非有求於人而聘問者自不能舍也夫無求於世而其自不能舍則可謂能自立矣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釋文易以豉反粥徐本作鬻章六反

孔氏曰粥粥柔弱專愚貌張子曰大讓如讓國讓天下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屑也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僞爲之以爲儀爾呂氏大臨曰衣冠中謂得其中制不

異於衆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慎非禮勿履而已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感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非義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所以易退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釋文齊側皆反難乃旦反行皇如字舊下孟反爲于僞反○今按爲當如字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呂氏大臨曰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不爭險易不爭陰陽已

所不願弗施於人也懲忿窒慾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任天下之重備豫之至也愚謂儒者之居處必慎坐起不苟所以遠其身之害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以進其身之德皆所以養其身也不爭險易不爭陰陽不妄與人爭競者皆所以愛其死也夫愛其死非貪生也蓋以懲其血氣之忿而養其義理之勇以待夫事之大者而爭之也養其身非私其身也蓋以我之身乃民物之所託命故慎以養之而將以大有爲於世也儒者之備豫如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釋文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畜許六反見賢遍

反近附近之近○鄭注積或爲貨

呂氏大臨曰儒者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貴人不得而奪也故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愚謂寶者人之所珍藏也儒者則內蘊忠信故曰忠信以爲寶土地各有所宜者也儒者之立義亦因事制宜故曰立義以爲土地積聚之多人之所謂富也儒者則多學於詩書六藝之文故曰多文以爲富夫儒者之內足乎已而無求於外若此似乎高峻而不可攀矣然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其先勞後祿固未嘗遠乎人情而其非時不見若見爲難得者值其時又未嘗不見也其非義不合若見爲難畜者處以義又未嘗不可得而畜也蓋儒者之近人如

此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釋文樂五教反好呼報反沮在呂反鷙與摯同音至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斷音短直卵反又丁亂反○鄭注斷或爲繼○勇者家語作其勇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當作摯省聲也程猶量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來也呂氏大臨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也

方氏慤曰不程勇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不程力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足以當理而無所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慮謂鷙蟲攫搏以喻凶暴之威也勇者當從家語作其勇重鼎以喻艱鉅之任也言雖有凶暴之威苟自反而縮則不自程其勇而有所必赴也雖有艱鉅之任苟義所當爲則不自量其力而有所必任也極窮也過言出於己者也有不善未嘗復何再之有此改過之勇也流言起於人者也在己者可以自信何窮之有此自反之功也不斷其威者氣配道義而無所餒不習其謀者道立於豫而不疑其所行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釋文濡音儒數所具反○今按數字宜色主反

鄭氏曰恣滋味爲濡濡之言欲也呂氏大臨曰儒者立於義理而已以義交者雖疏必親非義加之雖强禦不畏故可親可近可殺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濫也濡濡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不淫不濡立義以勝欲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能改也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釋文戴本亦作載音同○更平聲

鄭氏曰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曰甲胄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忠信

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愚謂忠信以感人則人莫之欺禮義以服人則人莫之侮忠信禮義可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之可以禦患也仁者元善之長戴仁而行言其尊仁而行之義者事之宜抱義而處言無事不在乎義也不更其所不變其所立之仁義也呂氏大臨曰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而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釋文堵音睹篳音畢窬徐音豆郭璞三倉解詁音臾左傳作竇

鄭氏曰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

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謂君應用其言孔氏曰一畝之宮者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環周迴也環堵之室東西南北唯一堵篳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穿牆爲之如圭故曰圭窬說文云穿木爲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形如圭也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也甕牖謂牖窻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是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二日三日併得一日之食也愚謂堵雉之說諸家不同公羊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五經

異義引戴禮及韓詩說謂八尺爲版五版爲堵古周禮及左傳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廣丈三堵爲雉長三丈廣一丈鄭注坊記用左氏之說此註所引乃公羊傳文以左氏堵長一丈室無周環祇一丈之理公羊說一堵有四十尺庶幾近之耳蓽牖者牖如甕口言其室狹而牖小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自信者篤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自守者堅也此言儒者之仕將以行道若不得其志則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於窮約如此不欲諂媚以求厚祿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釋文推昌誰反比毗志反信音伸思息嗣反

鄭氏曰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愚謂儒者上有所考於古人下可以法於來世雖生弗逢世至於見危而其志不可屈猶且以百姓之病為憂而不為一巳之私計也蓋其憂思之深如此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釋文行下孟反上時掌反

鄭氏曰幽居謂獨處時也不困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陳氏澔曰博學不窮温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為法賢固在所當

墓冢亦不可不容況愛衆而親仁也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之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寛裕有如此者愚謂博學七句言行已之寛裕也慕賢二句言接物之寛裕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茍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釋文辟音避

鄭氏曰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孔氏曰稱亦舉也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茍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愚謂不求其報不望所舉者之報也不求富貴不求國家之賞也蓋薦賢以爲國而不以爲

私此儒者舉賢援能之心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乃旦反

呂氏大臨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爲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爲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釋文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治直吏反沮在呂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陳氏澔曰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

之也呂氏大臨曰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知弗也方氏慤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顯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顯而翹之然亦緩而不迫故曰又不急爲也鄭氏曰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少勝自矜大也愚謂人臣之事君雖功如伊周皆分之所當盡無可以自高而自多也苟臨深爲高加少爲多則是有自滿假之心此齊桓之震矜之所以爲假之也蓋澡身浴德所以爲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四句言其正君之實也不臨深而爲高二句言其忠勤匪懈之心也世治不輕道可以

忖之於世也世亂不沮節可以守之於已也同乎已者弗與則不黨同異乎已者弗非則不伐異和而不同以義理爲主而已不與也前言特立以行已言此言特立獨行以事君言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釋文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旨分如字錙側其反銖音殊

鄭氏曰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愚謂與人猶論語可者與之之與服行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儒者非不臣天子也枉其道則有所不臣矣非不事諸侯也枉其道則有所不事矣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其心可謂愼靜其操可謂强毅矣愼靜則恐其規模之太狹而又能貴尙乎寬容

强毅則慮其風裁之太峻而又能汎愛以與人所學極其博然博學則慮其泛濫而失歸而又能知其所當行多文以爲富然近文章則慮其浮華而無實而又能砥厲乎廉隅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非其道義雖國君分國以祿之視之如錙銖之輕而不臣不仕蓋其廉隅之峻飭如此此皆言其道德周備而不倚於一偏所以爲儒者之規爲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釋文樂音洛下戶嫁反行下孟反

鄭氏曰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愚謂所合之志同其方心意之同也所營之道同其術學業之同也並立謂聚處也其並立也則

樂而相下不厭敬業樂羣以受勸善規過之益也其不相見也則聞流言不信同心斷金而不間於出處語默之異也其行本乎方而存於心者無阿諛取容之意立乎義而見於外者無便辟善柔之失同者益友也同方同術者也則進而交之不同者損友也異方異術者也則退而遠之此儒者交友之道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釋文孫音遜施始豉反

呂氏大臨曰質之溫良者可與爲仁故曰仁之本行之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

也故爲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爲仁之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至於和者也貨不爲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爲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八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存則可與入聖人之域矣愚謂温良寘乎性敬愼存乎心寛裕見乎事孫接應乎物本以基之地以居之作以發之能以爲之貌以表之文以飾之和以積其順施以廣其恩蓋道莫大於仁儒者之爲仁必兼此八者而有之然猶不敢自以爲仁也夫子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蓋其尊讓如此聖亦不自聖之心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

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釋文隕于敏反穫本又作獲同戶各反詘求勿反徐丘勿反慁胡困反累力僞反一音力追反長竹丈反閔本亦作愍武謹反○鄭注充或爲統閔或爲文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愚謂隕穫者困於貧賤若草之隕落斬艾而失其生意也充詘者淫於富貴志意充滿而不能自強於義理也命名也妄無實也言今衆人之命爲儒者本未嘗有儒之實故爲人所輕常以儒相詬病若有儒行之實者不可得而詬病也○孔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謂從上十五條

所言未見其專爲賢人之事而第十六條所言亦未足以盡聖人之道也且聖人之儒非孔子固不足以當之而又專以十七條爲孔子自謂亦恐不然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没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孔氏曰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所錄也終没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是當時暫服非久也按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

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
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
疑之愚謂舍居也孔子至舍謂自衛反魯歸至其家也
哀公館之謂哀公館禮孔子此二句追述前事明哀公
就見孔子而得聞儒行之由也此篇不類聖人氣象先
儒多疑之而哀公爲人多妄卒爲三桓所逐其於孔子
則生不能用没而誄之所謂言加信行加義終没吾世
不敢以儒爲戲者亦夸大之辭爾蓋戰國時儒者見輕
於世故爲孔子之學者託爲此言以重其道其辭雖不
粹然其正大剛毅之意恐亦非荀卿以下之所能及也

大學第四十二朱子章句

禮記卷五十七終

邑後學項　琪校栞

禮記卷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冠義第四十三釋文冠古亂反篇內惟元冠如字以外並同○別錄屬吉事

此下六篇皆據儀禮正經之篇而言其義其辭氣相似疑一人所作此篇釋士冠禮之義也呂氏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是經之義也先王制禮其本出於君臣父子長幼尊卑之間其詳見於儀章度數周旋曲折之際皆義理之所當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

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長釋文丁丈反

鄭氏曰言人爲禮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爲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立猶成也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呂氏大臨曰容體動乎四體者也顏色發乎面目者也辭令見乎言語者也三者脩身之要也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於三者未能備不可以不學學之而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故冠而責以成人之事愚謂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朱子謂爲學之序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是也蓋容體顏色辭令者五事之要身之所具者也君臣父子長幼者人倫之遵身之

所接者也身之所具者無所忒而後禮義備身之所接者無不盡而後禮義立未有不謹其身之所具而能善其身之所接者也故禮義備而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服所以章德童子未冠則其於禮義固有所未能備矣成人則服備服備則必備乎禮義而後可以稱其服也故冠爲行禮之始自是授之室則有昏禮賓於鄉則有射鄉仕於朝則有燕聘皆於是基之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釋文重直用反

日冠日也賓爲子加冠者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質之神明敬之至也敬至則禮重禮重則人道立故曰以爲國本馬氏晞孟曰筮日必吉所以要其終身之吉筮賓必賢所以要其終身之賢冠禮者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所自出而國之所出重也故曰爲國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文著張慮反醮子笑反

鄭氏曰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孔氏曰二十有爲父之道不可復稱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愚謂阼阼階也著明也阼階乃主人之階冠於阼階之上明其將代父而爲主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戶牖間之位也用醴謂之醴用酒謂之醮冠禮或用醴或用醮醴質而醮文隨人之所用也獨言醮於客位者蓋周末文勝用醮者多故據而言之也冠禮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

弁服三加爵弁服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又尊於皮弁故曰三加彌尊既三加則冠禮成於此矣故醮之於客位以尊異之也冠於阼醮於客位皆適子之禮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成人之道者幼時稱名成人則稱字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釋文見賢遍反

士冠禮冠者既醴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既字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以母兄之尊而先拜子弟者重其爲成人之始而敬之也敬之之深正所以明其望之之重責之之備而冠者益不可不思所以稱其服矣呂氏大臨曰孔疏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從廟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

然冠禮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蓋禮有斯須之敬母雖尊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若謂脯自廟來拜而受之則子拜送之後母又拜何居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釋文摯本亦作贄

鄭氏曰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賈氏公彥曰易服者爵弁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及鄉大夫等也初冠服元端爲緇布冠服以緇布冠冠而敝之故易元冠配元端也士冠禮注疏

敖氏繼公曰見於君不朝服以其未仕也所見者亦元端見之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卽主治一鄉者未知孰是先生齒德俱尊者也士相見禮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見於先生之禮亦宜如之

愚謂君子敬其事則命以始冠者始見於君必不用冠之餘日蓋別擇日以見之表記言日月以見君此亦其一端與冠者見於母及兄弟皆用三加之爵弁服見於君則易服者蓋爵弁乃助祭於君之服冠時暫服之耳毋及兄弟以冠日見用冠服可也既冠見君則易服元端也奠摯謂奠置於地而不敢授臣見於君之禮也以成人見者以其爲成人之始故見之也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皆有戒諭之辭凡冠而見鄉大夫鄉先生者其禮皆如此與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釋文少詩照反之行下孟反

鄭氏曰言責人以大禮者巳接之不可以苟呂氏大臨

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愚謂爲人弟專以事兄言之爲人少則凡在宗族而屬之尊於我在鄉黨而齒之長於我在朝廷而德位之先於我皆我爲之少而當事之者也四者之行重故必重其禮而後可以責之也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釋文弟音悌治直吏反

鄭氏曰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軍禮有賓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呂氏大臨曰孝弟忠順之行有諸已而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

人也愚謂孝於親弟於兄忠於君順於長則於人道無不盡而可以謂之成矣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然後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能爲人幼然後可以爲人長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嘉禮之別有六而冠爲成人之始其禮爲重他如飲食慶賀之類視冠禮則爲輕矣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重禮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必策命於大廟所以示有尊而不敢專也冠禮必行諸廟猶是義也愚謂冠禮行於廟有二義一則尊重事一則不敢擅

重事尊重事者所以明成人之禮之重所以厚責其子不敢擅重事者以明重禮必成於禰又所以尊敬其父也

昏義第四十四 別錄屬吉事

此篇釋儀禮士昏禮之義自篇首至禮之大體也明昏禮之重自夙興以下四節明婦事舅姑之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一節言婦順由於敎成古者天子以下又因昏義而廣言之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釋文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合如字徐音閤好呼報反

鄭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三商爲昏○呂氏大臨曰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

合也敬則能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
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贄之義乎故自納采至親迎皆男
先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朱子曰男女居
室人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
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
其孰能體之易首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
二南爲正其以此與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
也

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孔氏曰納
采謂納采擇之禮也問名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
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

行之納吉謂男家既卜吉以告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元纁元三纁二加以儷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期由男家告於女家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皆設几筵於禰廟也聽命於廟謂女之父母聽受壻家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愚謂問名者問女之名將以加諸卜也故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士昏記問名辭云敢請女爲誰氏謙不敢質言故言誰氏疏家疑婦人不以名通故孔氏謂問其母所生之姓名賈氏又謂

問女之姓氏皆非也旣已納采固無不知其姓氏之理而母所生之女非止爲一人而姓氏者尤非一人之所專也將何以卜其吉凶乎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釋文迎魚敬反先悉薦反子承命本或作子承父母命誤壻本又作聟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巹音謹說文作巹

鄭氏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孔氏曰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合

巹而酳者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曰合巹而酳愚謂親迎而父親醮之者重其事也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親迎受禮於廟亦敬愼重正之義不言者蒙上可知也父母女之父母也昏禮母在房戶外南面女出房南面父西面誡之女西行母南面誡之故言親受之於父母猶坊記言舅姑承子以授壻也二牲以上謂之牢士昏禮用特豚此云共牢容大夫以上之禮也昏禮夫婦酳用巹巹以一匏分而爲二夫婦各用其半以酳而合之則實爲一匏故曰合巹而酳也凡牢禮以尊卑爲差合巹而酳合體之義共牢而食同尊卑之義

敬愼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

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釋文別彼列反

此承上二節而結之敬慎重正則男女之別成親之則夫婦之義立禮運曰夫義婦順此不言順而言義者大婦之道不患其不順也患其苟於順而傷於義也失義則順亦不可保矣故曰立夫婦之義物之苟合者親也不可以久故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父子之親由於夫婦之別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君臣之正由於父子之親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禮謂鄉射謂鄉

飲酒及鄉射二禮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釋文見賢遍反笲音煩一音皮彥反段丁亂反本又作腶或作鍛同○醴鄭云當作禮今如字

夙早也謂昏明日之早晨也興起也質明正明也贊贊助行禮者蓋以婦人爲之見婦於舅姑謂延言於舅姑使得見也笲竹器緇被纁裏以盛棗栗段脩者棗栗段脩婦見舅姑之摯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段脩士昏禮舅席於阼階西面姑席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拜奠於舅席又執笲段脩拜奠於姑席此婦見舅姑之禮也贊醴婦者婦既見宜有以答之故贊爲舅姑酌醴以禮婦也凡主人於賓客之初見則必有以禮之故聘禮冠禮皆醴賓舅姑之醴婦其義亦然但舅姑尊故不自醴

而使贊代之也婦受醴贊者薦脯醢祭謂祭之於地也

成婦禮者婦見醴於舅姑乃成其爲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釋文饋其位反一本無婦字

鄭氏曰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孔氏曰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註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也此是士昏禮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愚謂供養舅姑者爲婦孝順之道也既成婦禮則宜盡婦道故繼之以盥饋者所以明婦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鄭氏曰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寝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賈氏公彥曰饗婦亦於舅姑適寢之上與醴婦同在客位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朱子曰以鄉飲酒禮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婦於席西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畢更爵以酬婦婦受爵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也楊氏復曰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酢舅奠酬之禮與愚謂厥明謂盥饋之明日也凡饗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畢更爵以酬賓爲一獻此饗婦之禮舅獻而姑酬故曰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凡飲酒拜送於阼階上拜受於西階上醴婦婦席西東面拜者避賓者之位也朱子謂饗婦婦亦於席西拜受盞以婦於舅姑不敢當賓主之禮與西階者客階阼階者主人之階舅姑既饗婦則授之以室事故已降自客階使婦降自主階

明使婦代已爲主也盥饋饗婦皆適婦之禮士昏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婦旣不饋則舅姑不饗之可知益供養之事統於適婦而著代之義亦惟適婦有之也○疏謂士禮饗婦與盥饋同日此厥明饗婦爲大夫禮非也士昏禮饗婦不言厥明特文畧耳婦見之後繼以醴婦又繼以盥饋禮亦煩矣饗婦用其明日爲宜士昏禮饗婦後又有饗送者之禮亦不言異日其皆爲文畧可知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釋文當丁浪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

此又承上三節而結言之鄭氏曰室人女姒女叔諸婦

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
者猶不爲稱夫也愚謂婦順備言所以順於舅姑室人
者周備而無闕也婦順備而能當於夫故內和能成絲
麻布帛守委積蓋藏故內理情無不和事無不理此家
室長久之道也家之興衰基於婦人可不重與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
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
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
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
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

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孔氏曰祖廟未毁謂與君同高祖以下廟未毁除也祖廟已毁謂與君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也公宫謂官家之宫爾非謂諸侯公宫也宗室大宗小宗之家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此謂君之同姓若異姓亦有大宗小宗族人嫁女皆教於其家也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之明前此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宫教之尊之也愚謂祖廟未毁謂與君同高祖以下者則宗室亦謂繼高祖以下之宗非大宗也女子無祭祖廟之法教成之祭輕君又不當親祭故鄭氏謂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之家則宗子主其祭而祭饌則此女設之詩所謂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女子之事夫猶男子之事君也然男子二十而冠其仕乃寬以二十年之久

而女子則笄而遂嫁故雖教之有素而深懼其末習也爲之特舉其禮嚴之以君宗之所以動其禮法之綦重之以宗廟之告以生其恭敬之心此婦順之所由成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釋文嬪毗人反治直吏反除后治陰德皆同

鄭氏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司外內之政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愚謂御妻周禮之女御也后之六宮以三夫人九嬪以

下分屬焉周禮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世婦之卿以三夫人九嬪充之下大夫以世婦充之中士以女御充之然合六宮而世婦止二十四人女御止四十八人則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略言三相倍之法如此而其數有所不必備矣葢先生之立內官所以佐后之內治非淫於色也故雖設此數而無其人則闕周禮天官於世婦女御不言其數以此也外官三公九卿以下亦以三相倍言之欲見內外官之相當以明其職之並重耳二十七大大八十一元士亦惟謂其分屬於六卿之下若大宰之小宰宰夫司徒之小司徒鄉師非謂六官之屬盡於此也以體言則曰男女以德言則曰陰陽以位言則曰外內其實一也天子與后分治內外乃夫婦之道之尤重者故因昏禮而上言

之匡衡曰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於天地
則無以承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是故國家理治非
天子與后皆有盛德則不可得而致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釋文適直革反見賢遍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者滌去穢惡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釋文衰七雷反資依註作齊音咨

爲天王服斬衰爲后服齊衰謂天子之臣及列國諸侯也諸侯之臣爲天子服緦衰既葬而除爲后無服

禮記卷五十八終　五品銜前臨安學訓導邑後學洪坤校

禮記卷五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別錄屬吉禮

此釋儀禮鄉飲酒禮之義也篇中凡爲四段首段凡五節皆引鄉飲酒禮之文而釋之第二段專明黨正正齒位之禮第三段引孔子之言明鄉飲酒備五行第四段本別爲一篇而記者合之說見於後孔氏曰此篇凡有四事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知此篇有四事者此篇本說儀禮鄉飲酒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也此篇又云鄉人士君子鄉人卽鄉大夫君子謂國中賢者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之事又云合諸鄉射是州長習射之禮

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釋文庠音詳絜音結致絜一本作致絜敬遠于萬反○鄭注揚今禮皆作騰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孔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愚謂鄉飲酒之義此一句所以總目下文之事也序庠惟一門三揖而後至階謂賓主既入門而三揖也三讓讓升也盥盥手洗洗爵揚舉也盥洗揚觶謂主人盥手洗爵

而舉爵以獻賓也獻酢以爵酬以觶此言獻賓而曰觶者以觶與爵俱所以盛酒故通而言之下文卒觶致實於西階上亦謂爵爲觶也拜至主人於賓之初至而拜之也鄉飲酒禮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是也拜洗主人洗爵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爲已洗爵也拜受者主人獻賓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賓既受爵主人於阼階上拜送也既盡也拜既賓飲卒爵而拜也鬬謂起於力辨謂競於言道猶禮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釋文下共字音恭

鄭氏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

卑不得專大惠羞出自東房羞燕私可以自專也孔氏曰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示賓主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物賓亦以酢主人故曰賓主共之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元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共共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愚謂鄉人謂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也士所賓賢能之士也君子卿大夫爲僎者也羞謂籩豆之實也鄉射記曰薦脯以籩醢以豆出自東房是也又鄉飲酒記曰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則俎實與庶羞不由房中出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釋文僎音遵坐才臥反又如字

鄭氏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古文禮僎皆作遵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於大夫主人之所榮而遵法也孔氏曰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温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愚謂賓者主人之所敬事象乎天之尊主人以禮下人象乎地之卑故曰賓主象天地介僎以輔賓主之禮猶陰陽以助天地之化故曰介僎象陰陽三賓衆賓之長也衆賓不惟三人其長者三人耳鄉飲酒禮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也三賓席於賓西衆賓立於堂下三賓之尊次於介猶三光之尊次於月故曰三賓象

三光三日謂望後三日也魄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月二日而明生三日而明著故三日謂之朏既望二日而魄生三日而魄著明著則進而盈魄著則退而闕故三讓者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釋文僎魚拴反

賓席於牖間其位在西北介席於西階上其位在西南
主人席於阼階上其位在東南僎席於賓東其位在東
北賢能之士方進身之始則貴於難進易退而有介然
不苟之意故其接人也主於義主於義則其進也必正
矣主人與賢能而獻之君則貴於愛賢下士而有藹然
相親之情故其接人也主於仁主於仁則其好賢也有
誠而其德厚矣介者賓之次故坐於西南以輔賓鄉飲
酒之禮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僎乃贊成主人之禮者故
坐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相接以下又兼習射尚齒之
禮而言之蓋賓以不苟進爲義主人以好賢爲仁仁義
相接者賓賢能之義也賓主相與有事以習禮樂者習
射之義也六十者三豆以至九十者六豆俎豆有數以
明齒讓者尚齒之義也明乎三者之義則謂之聖言其

有通明之識也通明之識立而以敬心奉而行之則謂
之禮體猶成也立也禮行於賓賢則以體仁義行於習
射則以體禮樂行於尚齒則以體長幼獨言體長幼者
舉其一餘從可知也得於身言身實有此德也古之學
術道者非徒明乎其義必將得之於身故聖王務於行
此三者之禮欲天下之勉於德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
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
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
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釋文薦本
亦作廌同嚌才細反啐七內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
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孔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言敬重主人之禮也嚌肺嘗禮者賓既祭酒與取俎上之肺齒嚌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者啐謂飲酒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鄉飲酒禮嚌肺在先祭酒在後此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俱敬禮之事也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巳故在席末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也呂氏大臨曰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釋文弟音悌行下孟反

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法也孔氏曰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

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未有陪侍之義也以聽政役謂立於堂下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以上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五十者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爲之也立侍是陪侍之義故云明尊長豆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合齒鄉射謂合聚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教之以禮也愚謂上文所言皆以釋儀禮鄉飲酒禮之義也此又別言正齒位之禮事與上殊故又以鄉飲酒之禮別起其文也鄉飲酒禮自賓介以至於堂下之衆賓皆惟一籩一豆脯醢而已疏謂堂下衆賓有二豆誤也籩豆必偶而士冠禮醴子士昏禮饗婦鄉飲酒禮燕禮皆惟脯醢葢以籩豆相配而爲偶

也鄉飲酒禮之一籩一豆者禮之正也養老以飲食爲
重正齒位之禮豆以十年遞加者禮之變也然豆加則
籩亦加籩豆相配亦皆爲偶數矣鄉射之禮自賓介以
下亦尚齒故合諸鄉射教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
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愚謂禮行於鄉而人無不化者故可以知王道之易行
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釋文別彼列反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速介即先歸介及衆賓皆同至賓
之門外俟賓同往也愚謂主人於賓及介皆拜迎於衆

賓揖之而已故曰拜賓及介而衆賓從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釋文省所領反殺色戒反

鄭氏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孔氏曰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愚謂鄉飲酒禮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其揖讓拜至之禮亦與賓同然其獻之也於其席前而不於阼階上介之受獻不拜洗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親酢又主人不酬是其禮省於賓矣至於衆賓則升而拜受者惟其長三人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賓之

禮隆介殺於賓衆賓又殺於介此隆殺之義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釋文間閒厠之間合如字徐音閤○鄭注一人或爲二人

鄭氏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孔氏曰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爲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堂下堂下一歌一吹相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者

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俱作也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註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爲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流失禮也立司正以正之故飲酒不流邪失禮也愚謂升歌而笙不升者貴人聲也先升歌次笙次間歌次合樂此正樂之四節也四者備則樂備矣鄉飲酒禮末有無算樂正樂雖備弦歌之工尚未得降惟樂正既告樂備遂降立於堂下以至於禮畢而遂出也一人揚觶者謂主人獻衆賓之後一人

舉觶於賓賓取奠於薦西至旅酬則賓取以酬主人於阼階上也司正飲酒之間監察儀法者也行禮之始謂之相將旅酬則立之爲司正蓋旅酬之後爵行無筭恐飲多或至情慢故立司正以監之也一人舉觶在升歌之前立司正在樂備之後而謂一人舉觶乃立司正者蓋立司正爲將旅酬而一人舉觶乃旅酬之始二事相因故也作樂樂賓可謂和樂矣又立司正以防其失此和樂而不流也○儀禮賈疏謂合樂者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是詩與孔疏異朱子是賈氏而非孔疏竊謂歌與笙以三篇爲三終間歌與合樂皆以六篇爲三終蓋間歌則以二篇相間爲一終合樂則以二篇相合爲一終若如賈氏則合樂爲六終矣似當以孔疏爲是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釋文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

孔氏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旅酬也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此因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釋文說徒活反屨朝直遙反莫音暮

鄭氏曰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

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孔氏曰說屨升坐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朝不廢朝朝後乃行飲酒之禮也莫不廢夕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也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知其能安燕樂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合結上文五節之義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

參之以三光政敎之本也

鄭氏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孔氏曰此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前文雖備此更詳也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日月卽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敎出於大辰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祀也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敎之立必有經

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此三者然後可行也愚謂自此以下與首一段大同小異而別以鄉飲酒之義起其端蓋傳禮之家各爲解說其義本異人之作別爲一篇記者見其與前篇所言義雖大同而間有爲前之所未備者不忍割棄因錄而附於前篇之末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釋文亨普萌反

鄭氏曰祖猶法也海水之委也教民不忘本者太古無酒用水而已愚謂狗者燕禮之牲也鄉飲酒牲亦用狗者鄉飲酒者大夫士之燕禮也狗不爲牢數牲之小而輕者也燕禮視饗食爲簡於籩豆惟用其一故其牲亦惟以狗欲其禮之稱也東方謂堂之東北鄉飲酒記亨于堂東北是也烹飪以火火爲陽氣之盛亨於東方者

所以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當東榮水又當洗之東法天地之左海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尊有元酒非但貴其質素且教民不忘禮之本始也敖氏繼公曰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有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釋文鄉許亮反蠢尺允反假古雅反愁依註讀爲揫藏如字徐才浪反偝音背○鄭注察或爲殺

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

長大萬物也孔氏曰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是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生物於春如通明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愚謂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蓋天地以仁之德生物生物之功成於夏而聖則其氣之初遡者也天地以義之德成物成物之功始於秋而藏則其氣之歸根者也聖人法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二者不可偏廢故其立也於聖則左之法天之生物於春也於義則右之法天之成物於秋也然天雖生成並用而常以生物爲本聖人雖仁義並施而常以仁民爲先故聖人於仁則鄉之法天地之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也於藏則偝之法天之陰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也聖人之立如此而賓之南鄉亦如之尊

賓之至也此一節明賓之坐位之義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

介猶間也賓在牖間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東鄉蓋介

亦主人之所敬事而其尊次於賓故其位間厠於賓主

之間也此明介之坐位之義也

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

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造作也謂作此飲酒之禮也主人爲禮之所從出猶春

爲萬物之所從生也此明主人坐位之義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

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禮有三讓非但法於月之三日而成魄又取法於三月

而成時也建國必立三卿行禮必立三賓故三賓爲政

敎之本三賓輕於賓介言三賓則賓介可知也○此篇所記孔子之言所以發明鄉飲酒之義者備矣而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尤非聖人不能道也其餘則多附會牽合之說似皆不出於先王制禮之本義也

禮記卷五十九終

邑後學項　琪校栞